

坐在馬桶上想詩

----紀 弦先生訪談錄

廖玉蕙 2002.11.01

天空下著毛毛雨，風有些大。停好車，穿過馬路，我們看到地址的門牌號碼貼在一幢看起來有些年紀的老人公寓上。帶我們前來的吳玲瑤女士，用大哥大和公寓內的詩人紀弦先生聯繫。沒一會兒功夫，鐵門內，走出一位高瘦的男子，帶著一頂藍色的運動帽，手拄著柺杖，走得極慢。開門、回身關門、鎖門，每一道動作都做得極謹慎而精確，像是經過再三訓練過似的。

已經是近午時分，紀老帶我們到不遠處的一家中國餐館用餐。一路上，他謹守規範，並低聲告誡我們：「一定得走行人穿越道，否則，美國的警察會罵人的！」在路邊，他乖乖地垂著手等紅燈，像個守規矩的中學生。

回到老人公寓後，老先生拎著剩菜，躡手躡腳地上樓，說去探探太太的意思。約莫五分鐘後，悄悄下樓，小聲地朝我們說：

「太太睡著了！別吵她！我只幫她蓋了被子就下來。我們就在這公寓的中庭談談吧！」

攝影機架起來，老先生清了清喉嚨，忽然大聲朝我們說：「儘管問，大丈夫事無不可對人言者！」那樣子，像是受不了嚴刑拷打、終於決定從容就義似的。老人家非常當一回事的回答每一個問題，談起過往創辦詩刊的經過，意興風發；談起家居生活，鉅細靡遺；雖然已經八十九歲，談文說藝，卻是毫不含糊，顯見腦筋仍舊相當靈光！然而，不知是太自信或是相反的有些缺乏信心，每回答一個問題後，他總要不放心地回問我們：

「大體上說起來，這個問題答得還可以吧？」

老先生童心未泯，連幫太太將南瓜切成十八塊都當大事一樁，津津樂道，像個頑童！他稱洛夫、張默是中生代，說陳義芝是新生代，完全忘了陳義芝也已經年近五十，洛夫、張默早就被視為文壇老字號前輩！他不諱言不喜歡所謂的「後現代」作品，卻對自己的嗜酒，再三澄清只喝少許：「我很能控制我自己的！」訪談結束，他應我們之請，在鏡頭前朗誦自己的詩作，中氣十足、嗓音嘹亮，彷彿有千萬的觀眾正坐在前方仔細聆賞著。他一首接一首地朗誦著，完全不露疲態。

八十九歲的詩人，仍舊像他喜愛的檳榔樹一般，高瘦挺拔，玉樹臨風！依然像曠野裡獨來獨往的一匹狼，雖然老了些，卻仍然沒有半個字的嘆息。

廖：請問您到美國多少年了？

紀：我是 1976 年年底從台灣來美國的，二十六年了，這個我記得很清楚。這回你來訪問，儘管問，「大丈夫事無不可對人言者」！

廖：好一個「大丈夫事無不可對人言」！那好，我想喜歡您的讀者都很關心您目前在美國的生活狀況，您可不可以對我們談一談？

紀：目前生活的狀況是這樣子的，我是跟太太住在這個聖馬提奧這個地方，一個舊金山半島上的小城，我們夫妻二人就住在小城這個老人公寓裡。我們有我們自己的 Apartment，房錢也不算太貴，生活過得去。當然！我們現在退休了，不賺錢啦，沒有正式的工作，也沒正式的職業。不過，我還是在寫詩，還是不停的寫詩，我一生一世的寫詩，到現在為止都沒停過。假使問我有什麼職業？從前我教書，教書是我的職業，職業有退休的，退了休，我就沒有書可教了。但是，寫詩算是我的事業，事業是終生的。職業可以退休，事業是不可退休的。所以，事實上，從事於文藝創作或繪畫、搞音樂的人，都沒有什麼退休制度。所以，我現在還是繼續不斷的寫我的詩。

在老人公寓裡住著，生活很平淡、很安靜，我的生活很有規律。早餐講究，不馬虎，固定吃兩片麵包（一片塗奶油、一片塗果醬）、一杯咖啡、兩杯紅茶；中、晚餐各一碗飯。中餐吃過了，晚餐吃飯以前不吃任何零食的。吃零食不好，例如我們在什麼地方開會，中間有吃點心，他們叫我去吃點心，我就不吃，我說兩餐之間我不吃零食。所以我的腸胃什麼都很好，健康良好。大體上說起來，我的生活就是這樣。我這樣的回答，你還滿意吧？

廖：養生之道就是規律？

紀：生活有規律，飲食定時定量，亂七八糟的零食不吃，喝一點酒沒問題，但是少喝一點，不可以喝醉。從前在台灣，我常常喝醉，在美國從來不喝醉，我自己很會控制自己。跟朋友在一起的時候，大家說喝一杯，那就高高興興喝

一杯，尤其是寫詩的朋友們聚在一起，大家總是要喝酒的啦！不過，你們喝你們的，我喝這一點夠了，我就到此為止，不再喝了。我很能控制我自己，不像他們大家沒辦法控制，沒辦法控制住，就躺下去啦。我是清清楚楚、高高興興的回家來。我太太就會查問我，喝多了吧？沒有！沒喝多！我好好的回來。

廖：年少的時候寫了一些飲酒詩對不對？

紀：寫了很多。在台灣常常喝醉，喝醉了就上花邊新聞，還鬧出很多的笑話來。大丈夫事無不可對人言，我到美國來，從來不喝醉。在美國喝醉丟人啊！丟了咱們中國人的臉，這事兒我不幹！我很在乎，很愛國的。

廖：談談您的婚姻吧！

紀：結婚的時候我 17 歲，太太也 17 歲，我們同年，都是屬牛的。老伴、老伴，都老了，老來伴，少年夫妻老來伴。揚州話叫：「吵吵鬧鬧過到老！」拌嘴免不了的。夫妻之間總有些時候要吵吵鬧鬧！我這記性還算不壞吧？

廖：聽說您是標準丈夫，每次出去都說要快點回家，不讓太太擔心！

紀：吃完飯若馬上回去，就不成問題；如果晚了一些，就要跟人家借大哥大，打電話跟她報告。

廖：這樣子啊！稍晚就要用大哥大打電話報備？

紀：不過這次不用，跟你們吃飯不用，她是絕對信得過的。

廖：您曾經有過一些讓她信不過的朋友嗎？

紀：嗯...在三藩市，有幾個年輕的詩人嘛，這些詩人她信不過，他們帶我去喝酒，她怕我喝醉了。

廖：聽說您前年月岩婚，白宮克林頓總統還送了賀卡來！您結婚已經七十年了？

請問您一輩子都在寫詩，太太對您寫詩有什麼看法？

紀：是。我們 1930 年結婚，到 2000 年，正好七十年。太太對我寫詩的事，沒有反對，也還算支持。反正我在職業生活上是養家養得好好的。時代不同嘍！從前古時候那種農業社會的士大夫階級的壞脾氣我都沒有，我是工業社會的詩人、新時代的人，那種舊時代的大男人主義、封建思想我都沒有，我沒有

在家當老爺。在工業時代裡生活是很緊張、忙碌的，我這工業社會的詩人寫詩的時間很少，有的時候就養成一個習慣，人家問我在什麼時候想詩，我說我坐在馬桶上想詩。爲什麼要坐在沖水馬桶上想詩呢？因爲那時我有空嘛！古時候的人怎麼辦呢，古時候的人閒得很啊！譬如賈島，只要騎著驢子去閒逛，書僮在後面跟著，背著錦囊，賈島寫好就丟著，回家之後再慢慢修改，我哪裡有這樣的福氣啊！還給我騎一條驢子？我是騎腳踏車耶！我哪裡有書僮在後面跟著我，我只好坐在沖水馬桶上想詩。並且我還養成一種沒人做得到的本領，就是現在他們這幫有名的詩人也不容易跟我學，叫痲弦、商禽、張默、洛夫他們來跟我比賽看看。太太在廚房裡做菜，你坐在書房裡寫詩，太太喊：「老頭子來幫忙啊！」我馬上放下筆去幫忙。幫完之後，再回到書房，我的詩的靈感還沒有跑掉，我還可以接下去寫。這本事是如何養成的呢？是工業社會的生活、工業社會的人生觀把我養成的。我太太曾經叫我去幫忙切南瓜，她切不動，要我幫她忙。一個南瓜要切成十八個小塊，這我也是很會切的，切完之後，她就去放鍋裡煮，兩人之後就可以吃到，這我不是幫了大忙嗎？我又回到我的座位去，把我剛剛寫好一半的詩--記好了在腦袋裡、沒有忘記的，接下去寫。寫散文、論文或其他文章，甚至給朋友寫信時，被打斷了固然毫無問題，回來都可以繼續寫下去，但是，連寫詩的靈感，都不會被打斷，這本領可大了吧？不時的，太太就在廚房喊：「老頭子來喔！」我就過去幫忙。

廖：太太稱呼你「老頭子」？不用西式的「親愛的」？

紀：心情好會稱呼我「大太爺來喔！」至於「親愛的」這類甜的，她不用！當然苦字她也不用。老伴、老伴，少年夫妻老來伴，老伴很重要的，大家相依爲命，生活過得很平安，我也與世無爭、無所求。

廖：平時您會自己做飯嗎？

紀：我太太做大廚，我做二幫，今天早上起來，她說要給我弄丸子，做獅子頭，我幫她拌肉、切蔥，平常洗鍋洗碗洗盤，還有清屋子、清米，都是我負責，我可以跪在地上擦地板。

廖：拿擦地板當運動？

紀：運動好，生活就是要不停的活動。我們原來住女兒家，現在搬到老人公寓來了，如果你要聯絡我，打電話打到我女兒家，她也會告訴我們。我們有四個兒子，只有一個女兒，女兒當然最寶。……我這樣說，有回答你的問題吧？

廖：答得很好呀！很切題。……您這西裝領上的別針是甚麼？

紀：是一個詩會的徽章，幾個美國老太太、老先生加上我們兩三個中國人，好多年以前，我們大家一起搞詩，搞英文。後來，老頭子夫妻兩個先後翹辮子死了，詩會也解散了，那個招牌留到這裡做紀念，懷念他們。可惜了！以前大家一起常常開會，座談，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，除了刊物發表，就是一起交交朋友，玩得很好，完全是以文會友，他們兩個走了，大家也就解散了。如果還在，今天他們也該有一百多歲了！

廖：您通常有在固定的時間寫作嗎？

紀：我每天早晨起來就寫作，早晨頭腦清楚，寫作一定寫得好。如果喝醉了酒，或者是身體不好，那就不行了，就寫不好了。所以，吃過早餐之後馬上寫，我就在書桌上邊，該做的事情就做、該寫的就寫、該改的就改。大多數都是改舊的東西，也有新的創作，草稿擺在那裡，反正你過幾天再拿出來看看，再修改，不是一下子功夫就可以把一首詩寫出來。有些詩是十年以前的腹稿，現在才產生；甚至還有二十年以前的東西、二十年以前的經驗現在才寫出來，並不是說現在馬上就寫出東西來，不是這樣子。

廖：要沉澱很久？

紀：很多的東西都這樣，這都是可以從我的作品看出來，有些東西是年紀輕的事情，等到年紀老了之後才寫出來。

廖：您離開台灣很久了，和台灣的朋友還經常保持聯繫嗎？

紀：還有，經常有聯繫。主要是寫詩的朋友，詩人張默是我很好的朋友之一，他是《創世紀》詩刊社的，主編《創世紀詩刊》。有的時候我也交一點稿子給他們去發表，只是不拿他們的稿費，他們沒有稿費啦，詩刊只有賠錢的啦！

怎麼還有賺！不過有時候我在《聯合報》發表一點東西，他們會給我稿費。不過，他們給我的稿費我並不需要，我生活過得去，他們意思、意思而已。我發表一點東西在《聯合報》的副刊上，或者是《創世紀詩刊》，另外，《乾坤詩刊》、《葡萄園詩刊》，這些詩刊我都經常給他們寫東西。香港則有《香港文學》，我也給他們寫。洛杉磯的《新大陸詩刊》和文藝刊物，我都寫。

廖：您年少的時候創了很多詩刊，例如：《火山詩刊》、《新詩月刊》、《現代詩季刊》，然後在 1956 年的時候還創組現代派，可不可以談一談？因為很多年輕的朋友都不記得了。

紀：我十六歲就開始寫詩，早年用路易士當作筆名發表作品，在 1934 年跟很多的朋友在一起寫詩，在大陸的時候就已經出版過幾部詩集，編過幾部詩刊了。到了台灣之後，在 1953 年創辦《現代詩季刊》，比較花心思在革命，然後在 1956 年組織現代派。

廖：當時怎麼會想要組成現代派？

紀：我是現代主義者，我寫現代詩。凡是寫現代詩的人，必須是一個現代主義者。現代主義是我提倡的，我提倡的現代主義是新現代主義，為什麼叫做新現代主義？我把英國、美國、法國的現代主義取其長、去其短，這是我的理論。中國詩人寫的中國現代詩，必須具有中國的文化精神。因此新現代主義，又是中國的現代主義，就是歐美的現代主義把他們拿過來，在我的理論的體系裡重新整治過，把中國文化精神加進去。這個現代主義對詩壇的影響是很大的，目前這一幫在台灣很有名的詩人，差不多都是在我的影響之下一個個長大起來的，一個個成就起來的，我想我也不必諱言啦，我是有功勞的，在文學史上我也不必客氣，不要謙虛啦！我相信在正面的建設上，我是有貢獻的。

廖：既然有這麼多人受到影響，後來又為什麼停刊了呢？

紀：因為我窮了，沒錢啦！一家人要生活，我不能把學校的薪水拿來，不養家，拿去辦我的詩刊，有賠的、沒有收入的，詩刊多半送人家的，賣不了錢的。詩刊停掉是為了一家人要生活。我一個、我太太一個、我母親、大兒子、二兒子、三兒子、四兒子、女兒，還有一位堂叔叔，一家八、九口都要我一個

人養活，我身兼三個學校的教書工作。成功中學是公立學校，當導師的人不可以離開導師辦公室，但是導師不當啦！我就可以偷偷跑到外面去，到私立學校去兼課，到補習班去兼課。那時騎著腳踏車滿街跑，爲了生活而奮鬥啊！我自己也不否認我是生活上奮鬥的一個勇士、一個戰士，爲生活而奮鬥，養活一家人是很辛苦的。詩刊還能夠辦嗎？買紙、付印刷費都要錢，公家又不曾給我補貼，但是就是這樣子，這個詩刊就把這個詩壇建立起來了。現代的成名詩人中，很多都是從我這詩刊出來的，他們現在名氣很大了，當初都是當小兵、從軍隊裡出來給我投稿的，東西寫得好，我就用。上校、少將投來的稿不好，當然退。比方說現在的喬禽、辛鬱，還有跑到加拿大的洛夫、痲弦及張默，還有寫散文的張拓蕪，他們都是軍隊出來的，本來當小兵的，死掉的楊喚是個文書士。這些人都跟我很好，我很喜歡他們，他們也都很有成就。唉啊！了不起！

廖：寫詩其實收入很少，完全憑著一股熱情？

紀：這可以說是一種興趣。有興趣、喜歡、愛好，興趣要持續，像我就是一生一世以詩爲終身事業。我在文章裡面寫過，我這個人就是爲詩而活著，我這個人也會爲詩而死去，活到老寫到老，死而後已。

廖：您有一個名句「我乃曠野裡獨來獨往的一匹狼。不是先知，沒有半個字的嘆息。」可以稍微跟讀者解釋一下為什麼當時寫下這樣的句子？

紀：可能也就是說是一種性格的表現。一種個性、一種性格，其實我也不是什麼狼，不是甚麼色狼啦！因爲腿比較長、比較瘦，有個狼的樣子，要不是有很瘦的腿，形象也不會狼化！腿太瘦、太長就狼化了。不過，並不是一個壞的狼。

廖：所以您的詩集就叫《狼之獨步》？

紀：這也表示我跟政治上的一些人物不往來，不跟他們同流合污。我一生一世不談政治，這些什麼國民黨、共產黨的，我都不管，寫我的詩，跟他們不在一起。

廖：另外有幾本詩集叫《檳榔樹》？

紀：《檳榔樹》是我在台灣寫的詩，共有五本，五年出一本，共有二十五年，都是我在台灣寫的詩的書名。

廖：為何取名叫《檳榔樹》呢？

紀：這個問題很簡單！檳榔樹個子很長，像我一樣，高高、瘦瘦、長長的。以前我在大陸沒看過，一到台灣看到它，就很喜歡，馬上就愛上了檳榔樹，就是這麼一個情形，所以我就把我的詩集叫做《檳榔樹》，而且很多篇詩就是寫的檳榔樹，在我的詩裡常有檳榔樹出現，譬如：〈關於樹的三重奏〉裡，我就強調檳榔樹沒有把我當異族來看待，而台灣同胞也沒有把我當作外國人來看待，都有象徵的意思，檳榔樹和我的關係是這樣子。

廖：您最近還有什麼詩集，最新的詩集是哪一本？

紀：叫《宇宙詩抄》。

廖：您記不記得到目前為止，共出了多少的詩集呢？

紀：在大陸出版，到台灣之後重新整理過後的有兩本，一本叫《摘星的少年》，從 1929 到 1942 年；另一個叫《飲者詩鈔》，從 1943 到 1948，整個大陸上出的零零碎碎都包含在這兩本裡。然後是《檳榔樹》甲集、乙集、丙集、丁集、戊集，這都是台灣寫的。《晚景》則是一半在台灣寫的，另一半在美國寫的。另外有《宇宙詩鈔》、《紀弦詩選》、《紀弦自選集》、《紀弦精品》……。

廖：您也寫散文嗎？

紀：也有，《紀弦詩論》是散文，《紀弦新詩論集》也是。

廖：那合起來有二十多本囉？

紀：二、三十本是有的。現在還有新出的回憶錄三冊，還有新的詩選。

廖：台灣的詩集您有接觸嗎？

紀：他們會寄給我看，朋友會寄給我。

廖：有沒有比較喜歡的年輕詩人？

紀：有。比如聯合報的陳義芝主編，我很喜歡他，這邊我就喜歡陳漢平，那些喝酒的一些人我也喜歡，他們也都有很好的表現。我跟年輕人在一起，能夠合得來，主要都是我從來不搭一個臭架子，說「我是老前輩，你們是後生小子！」

我從來沒有這樣子，所以他們都很喜歡我，他們稱我為「紀老」。他們都很不錯，像比陳義芝更資淺一點的叫林煥彰，都是我喜歡的。他們都是比痲弦他們還後輩。而痲弦、洛夫，我稱他們為「台灣詩壇中年的一代」，我跟我死掉的老朋友覃子豪和現在還活著的鍾鼎文叫「詩壇三老」。覃子豪 1912 年出生，我 1913 年出生，鍾鼎文 1917 年出生。覃子豪很早就過世了，現在就鍾鼎文還在，我們是老一輩的。痲弦他們是中年的一代，那些更年輕的就是新生代。這些新生代，陳義芝、林煥彰都表現得很好，走的都是很正派的路，他們有把詩寄給我，我都很喜歡。另外有些新出來的搞什麼後現代，那就是胡鬧了！好像是要反這個現代主義，說我們是後現代，這就不對了！就像冷戰過去了，再來個後冷戰；工業社會過去了，來個後工業。這就沒有意思，不能這樣子胡鬧。東西寫得好，我還是稱讚他們；但東西寫得並不好，亂寫一氣，沒什麼意思，這路子走得不正。路子正，我當然可以承認他們，你就是後我的現代主義我也不會反對。但你的東西我看了，寫得不好，我怎能承認你。其他還有和陳義芝同一輩的還有很多人表現不錯，但是比他們更小一輩的小夥子們，我不大喜歡。

廖：我記得台灣的一個選集選了十大詩人，其中有您的作品？

紀：喔！那是羊令野他們辦的。羊令野是我很好的一位朋友，他也是軍中出來的，已經過世了。這個人也很奇怪，當然我跟他很好，他也是和痲弦他們同一輩。有一次他跑到韓國去，那時我已經到美國來了，有人寫信告訴我，說和我們中國詩壇很親的韓國詩人許世旭，給他介紹一個韓國小姐，他硬是拒絕，終生不娶。這個人奇怪啊！他們後來告訴我這個小姐不難看，很愛好文學，還對他很有意思，但他堅決地拒絕，沒有理由的拒絕，為什麼不把人家韓國小姐娶回來呢？這是太不應該的事情。後來有人寫信向我報告。不過這是他的自由，他終身不娶是他的自由，你有什麼辦法呢？這人奇怪！字寫得很好，詩也寫得不錯，而且又是一個很好的朋友。

廖：他在書裡說您的詩常在語法中「透露出一種喜劇的諧趣」，您自己覺得呢？

紀：那是他的說法！什麼喜劇！或者是因為我常常有些諷刺的手法。不但諷刺、

嘲笑那些該被嘲笑的人，甚至嘲笑我自己，還把我自己拿進來當作一個對象，好像有一首詩：「紀老啊！你都已經這麼大年紀了，還想再爬一次天梯，上去再多摘幾顆星星下來嗎？唉啊！你去照照鏡子吧！多麼老而且醜啊！」自己罵自己老而且醜，這就叫做「諧趣」。自己嘲笑自己，嘲人而且自嘲。至於說<狼之獨步>、<檳榔樹>是肯定的。嘲笑自己也是有的，所以我的東西題材很多，多種多樣的題材，處理什麼樣的題材，採取什麼樣的手法，並不是每一首詩都用諧趣、嘲笑的手法，都來這一套！有的是很正面的。……我這樣回答還可以吧？

廖：非常好！謝謝您囉。